

上海话俗语系列

上海俗 语图说

汪仲贤 \ 文 许晓霞 \ 图

主编 / 钱乃荣

黄晓彦

续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话俗语系列

上海俗语图说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主编 钱乃荣

黄晓彦

续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俗语图说续集/汪仲贤文;许晓霞图.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8

(上海话俗语系列/钱乃荣,黄晓彦主编)

ISBN 978-7-5671-1794-5

I. ①上... II. ①汪... ②许... III. ①吴语-俗语-上海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5982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彦

封面设计 张天志

上海俗语图说续集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上海教育出版社经营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379 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794-5/H·313 定价:36.00 元

前 言

上海话又称沪语,是吴语的代表方言,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回音、文化血脉、时代记忆。上海话是最早接受了近现代世界文明洗礼的,又汇聚了江南文化风俗的大方言,尤其在民间活跃的思维中不断创造出的大量极具海派特色的民间俗语,这些鲜活的上海话俗语,对社会生活有极大的概括力,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次我们从20世纪30至40年代上海出版的小报中,囊括了当年以连载形式发表标于“上海俗语”总纲下的诠释文字,这些被当年小报上文人称作“上海俗语”的语词,是广博多彩的上海话俗语中的一小部分,反映的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方言、社会的一角面貌。

1932年由汪仲贤撰文、许晓霞绘图的《上海俗语图说》最早在上海小报上连载,首开把上海话的一些坊间俚言俗语以“俗语图说”连载的形式。这些俗语和漫画展现了当时上海的风土人情和上海人生百态之一部分,可谓上海“浮世绘”之一角风景。之后效颦者颇多,各种小报上洋场作家不断对上海话的一些俗语进行演绎诠释。

这些“上海俗语”总纲下的诠释文字,其中连载比较完整的作品有十部:《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俗语图说续集》(汪仲贤文、许晓霞图),《洋泾浜图说》(李阿毛文、董天野图),《上海新俗语图说》(尉迟梦文、陈青如图),《上海闲话新篇》(姜太公文),《新语林》(浅草文),《海派俗语图解》(萧萧文、江郎图),《舞场俗语图解》(亚凯文、徐润图),《舞场术语图解》(尤金文、佩卿图),《骂人辞典》(之明文)。

这些作品合计约190万字,共有1150多篇上海话俗语文章,插图800多幅,内容大多秉持“俗语图说”的形式,文图俱佳。根据上述作品的具体情况,现整理出版取名为《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俗语图说续集》《洋泾浜图说》《上海话俗语新编》《海派俗语图解》五部作品,其中前三部独立成编,后两部为作品汇编。

这次整理出版这些上海话俗语,本着尊重历史再现历史的原则,尽可能保持原来作品的历史面貌。主要特色如下:

一是全面交代了各部作品的来源,做到有典可查,便于后来者深入研究,同时对于作者也尽可能加以介绍。

二是对早年出版过的作品进行比对考证,如1935年版的《上海俗语图说》,其中两篇文章不是汪仲贤撰文,重新整理出版时进行了说明以防“以讹传讹”;对文章发表时的变化过程也进行了说明,以有助于全面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发表真相。

三是完全按照文章当时刊发顺序编排,真实再现作品历史风貌及作者创作心路历程。对于个别篇目只有标题而没有正文的或序号跳跃的均加以注明。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一书,文中涉及前面交代的内容会以“见第×篇”表述,因未按刊发顺序编排,无法找到相关内容。本次重新整理出版,完全按照刊发顺序编排,再现历史真貌。

四是除对明显错字做了更正外,语言风格、用字、标点符号等都一并按旧。对一些看不清楚的字,用“口”符号标注。对于现今在普通话用字中作为异体字取消,但在上海方言中含义或用法不同的字,仍以原字面貌出现,如“晒、撮、捱”等字。有的字是当年的通用写法,也一应如旧,如“帐目、服贴、陪笑、搁楼、如雷灌耳”。有的词条在原文中有不同写法,均不作改动,如“小瘪三”“小毕三”,“出风头”“出锋头”,“吃牌头”“吃排头”,“搅七廿三”“搅七拈三”。如此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变迁,且对于语言、民俗、文化、社会等各界研究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五是把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书前加了目录,还配以上海话俗语篇目笔画索引方便查找,使得新版不仅具有一定的文献历史价值,更适合社会广大读者阅读。

这次整理出版的“上海话俗语系列”中的文章,原载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表现了当年上海小报文笔流畅活泼的语言风格,且反映了上海下层社会的种种文化和生活面貌,在解说中不时流露出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不满,所暴露的事实对我们了解分析当年社会面貌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但也有作者在有些诠释中较多涉及社会的阴暗面,有些词语不免粗俗。这些缺陷,相信读者自能鉴别。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诠释上海话俗语中,带有故事性,故对有的词语的介绍不一定是此词语的出典来历,使用的上海方言用字也未必都准确。

钱乃荣 黄晓彦

2015年7月22日

出版说明

民国洋场作家汪仲贤和漫画家许晓霞，首开“俗语图说”形式先河。两人在“社会新史”的专题下，于《社会日报》上大篇幅刊发连载《上海俗语图说》（民国廿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至民国廿四年六月十八日），对上海方言的部分俗语进行了全面诠释。这些俗语和漫画展现了当时上海的风土人情和上海民众的人生百态之一角，留下一幅上海“浮世绘”风景。后由上海社会出版社1935年6月出版《上海俗语图说》单行本。

在之后的时间内，汪仲贤、许晓霞先生依然致力于上海话俗语的诠释。尤其是汪仲贤先生（逝世于1937年），在其有限的人生中，很多的时间花在对上海话俗语的研究与诠释中，他与许晓霞先生继续携手合作完成了《上海俗语图说续集》，对上海话的俗语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续集”撰写的背景与缘由

由汪仲贤撰文、许晓霞绘图的《上海俗语图说》初在《社会日报》刊发连载时，就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刊载期间，大为轰动读者，深得各方好评”，“当时发现读者中每天剪贴保存，集成巨帙的颇不乏人，而因缺报莅馆补购，或重价征求的人，也户限为穿”（尉迟梦：《写在〈上海新俗语图说〉付刊之前》），不久于1935年就由上海社会出版社汇编出版单行本。

“汪先生于第一集完稿后，……惟本报以此文深荷读者之欢迎，投函补报及要求切勿中断者，日有数起，为酬答读者之盛意起见，因再三恳请汪先生，继续撰述，汪先生以友谊不可却，幸蒙允诺”。这是《为续登〈上海俗语图说〉二集启事》一文的部分内容，它将当时“续集”刊发连载的背景交代清楚了。

二、“续集”资料来源及内容特色

过去的读者都不知汪、许两位在出版了《上海俗语图说》之后还撰写了“续集”，我们经过了悉心的搜寻，终于发现了他们后来继续连载的“续集”。“续集”刊发连载于《社会日报》（民国卅四年六月十九日至民国卅五年七月卅一日），共328期，计125篇上海话俗语文章。

“除由汪先生撰文外，插图部分则由许晓霞先生担任，牡丹绿叶，真有相得益彰之妙”；“关于上海俗语图说的本身体材，原来是极妙趣丰富而又雅俗共赏的，但一

经汪先生的生花妙笔,为之渲染烘托,乃益妙趣横生,精彩纷呈,使读者阅后,津津有味”(尉迟梦《写在〈上海新俗语图说〉付刊之前》)。原作特色如此,“续集”依旧秉持,依然采用“一条俗语,一段故事,一幅漫画”的形式,篇中俗语具生动故事情节,有的有典故可寻;漫画夸张形象地展示俗语内涵。“汪先生于第一集完稿后,因笔政繁冗,而此项文字,叙述尤费苦心,广征博引,每每一篇之成,所耗于考据,有需要三数日者”(见《为续登〈上海俗语图说〉二集启事》)。漫画家许晓霞先生的功力也是有目共睹。汪、许两位依然系老搭档,口碑毋庸置疑。

三、“续集”整理出版的主要特色

尊重历史再现历史,是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则。本次整理出版特别尊重这一原则。一是完全按照当时上海话俗语文章刊发顺序编排,从而真实地再现当时刊发连载的历史风貌及作者创作心路历程。二是除对明显错字做了更正外,还对无法辨识的文字用“口”符号标注,尽可能完整保留文章原来的语言风格、用字、标点符号面貌。原文中加“★”的标注依然保留,表示其前所述俗语具体诠释见《上海俗语图说》。三是本次整理出版把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在书前加了目录之外,还配以上海话俗语篇目笔画索引以便查找。本书不仅对于语言、民俗、文化、社会等各界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也更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四、附《为续登〈上海俗语图说〉二集启事》*

本报所刊汪仲贤许晓霞两先生合作之《上海俗语图说》,共二百四十篇,现已登完,为应读者要求,另印单行本发售,都为一集,已在装订中,不日即可问世,汪先生于第一集完稿后,因笔政繁冗,而此项文字,叙述尤费若心,广征博引,每每一篇之成,所耗于考据,有需要三数日者,因拟暂辍,一俟秋凉稍暇,再行赅续,惟本报以此文深荷读者之欢迎,投函补报及要求切勿中断者,日有数起,为酬答读者之盛意起见,因再三恳请汪先生,继续撰述,汪先生以友谊不可却,幸蒙允诺,故自今日起,仍紧接初集按日刊登,这自然是读者所乐闻的一个喜讯,谨此报告。

编者

2015年7月18日

* 刊发于《社会日报》,民国廿四年六月十八日,第二版。

目 录

一	拔蜡烛头	1
二	火烛小心	3
三	玻璃杯	5
四	阳春加二	8
五	另有一张弓	10
六	老实三扁担	13
七	偷冷饭	15
八	一扫帚甩杀十八只蟑螂	17
九	杀千刀	20
一〇	摸摸屁股	23
一一	蒲鞋出髭须	26
一二	扫帚颠倒竖	28
一三	姜太公钓鱼	31
一四	跳加官	34
一五	上火山	37
一六	木龙头	40
一七	痴子望天坍	42
一八	白相	45
一九	黄鱼头	48
二〇	脱帽子	51

二一	徐大老爷	54
二二	告阴状	57
二三	鞋子勿落样	60
二四	滑头麻子	63
二五	摘台形	66
二六	撤松香	69
二七	忘记时辰八字	71
二八	骑两头马	74
二九	嚼蛆	77
三〇	礼拜九	80
三一	大英照会	82
三二	拣佛烧香	84
三三	大名件	87
三四	叫开	90
三五	捧卵子过桥	92
三六	牙签主义	94
三七	抖叉袋底	97
三八	出门勿认货	100
三九	倒胃口	103
四〇	自痾不觉臭	106

四一	花头	109
四二	香伙赶出和尚	112
四三	买司干	115
四四	白蜡烛拜堂	118
四五	崑山城隍	121
四六	烂污三鲜汤	123
四七	踢飞脚过日脚	126
四八	手铰壳子	129
四九	出头椽子	132
五〇	鬼摸大蒜头	135
五一	坑缸板上掷骰子	138
五二	会捉老虫猫勿叫	141
五三	搅七念三	143
五四	垫刀头	146
五五	丹阳客人	149
五六	呼么喝六	152
五七	慢爷面孔	155
五八	绵花里引线	158
五九	光棍	160
六〇	早兄	163
六一	好酒量	165
六二	冒认亲家公	168
六三	走油	171
六四	阿洋哥	174
六五	第八只	176
六六	吃门枪	178
六七	哭鬼	181
六八	鸡毛报	184
六九	耶稣自有道理	186
七〇	臂膊望外湾	188
七一	打样	190

七二	屁抓筋	192
七三	出松	194
七四	悬空八只脚	196
七五	毛手毛脚	198
七六	六神无主	201
七七	避风头	203
七八	黄伯伯	205
七九	一帖药	207
八〇	杀人勿怕血腥气	209
八一	冷水汰卵	211
八二	穷人大肚皮	213
八三	大爷脾气	215
八四	派穿头与出环头	217
八五	捞毛	219
八六	烧路头	221
八七	笋壳赌	224
八八	当脱包脚布	226
八九	吊儿郎当	228
九〇	鼻头朝北	231
九一	百爷种	234
九二	瓮中人	236
九三	勿受触	239
九四	造屋请箍桶匠	241
九五	龙门要跳狗洞要钻	243
九六	吃素碰着月大	245
九七	蛙割卵子筋	247
九八	和尚尼姑合板凳	249
九九	扭卖私盐	251
一〇〇	掉皮	253
一〇一	勿搭界	255
一〇二	唐娘娘	257

一〇三	害乡邻吃薄粥	260
一〇四	熬鳊	262
一〇五	真生活	265
一〇六	熟皂隶打重板子	268
一〇七	老口失撇	270
一〇八	搭小铜钱	272
一〇九	假鸭头	274
一一〇	长线放远鹞	276
一一一	夹忙头里胖牵筋	279
一一二	老蔬菜	281
一一三	打杀老婆	283
一一四	新死亡人	286

一一五	马驴子	288
一一六	勿入调	290
一一七	热昏	293
一一八	盎三货	296
一一九	一落大派	299
一二〇	泥土气	302
一二一	肉麻当有趣	304
一二二	船到桥	307
一二三	六席柴	310
一二四	光棍打九九	313
一二五	炒冷饭	315

附	篇目笔画索引	317
---	--------	-----

拔蜡烛头

据历史学家说：“神权最发达的时期，就是政治最黑暗的时代”。欧洲自第五世纪至第十二世纪，为学术荒废之时期，史家目之为黑暗时代，盖此时正教权极发达之时期也。

上海开中国风气之先，号称全国文明中心点，科举思想亦推此地最发达，上海走出来的人物，外貌最漂亮，头脑最新鲜，若依据欧洲史家的推论，则上海应是神权最低落的地方了。但是，事实的表现却正与此论断相反，上海的神权比内地更发达！

戏馆是社会的反映，请翻开上海的戏目广告来一看，除却一家黄金大戏院以外，其余清一色的都演着神怪戏剧，据说非演此类乌烟瘴气的戏便不能立足，弄得几位负有社会教育责任的先生们也束手无策！

内地的城隍庙，多数故为有益民众的机关，间有存在的，也是冷落非常，惟有上海城隍庙则香烟鼎盛，且能公然赛会，官厅只得眼开眼闭！

但举一例，即能证明上海迷信神权者之如何踊跃了：

上海有两所香火最盛的庙宇，一座是城里的城隍庙，一座是南京路的虹庙（即保安司徒庙），这两座庙中的主持人，但靠香客每年烬余的蜡烛头，就能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了。

在上海许多光怪陆离的争夺财产案中，曾经发现过一件争夺虹庙产权的案子，如非健忘，也许还能记得，报上所载的那位虹庙小开过的是如何奢侈的生活。

拔蜡烛头也能发财，可见上海爱烧香的善男信女多得不可胜计！在废历大除



夕的半夜里起,到元旦日的上午为止,这是庙中香火最旺的时期,烧香人像潮水般涌进去,插蜡烛的地盘有限,盈千累万的大蜡烛递与香伙代点,香伙添生八只手也来不及应付,将蜡烛整对的安置在大篓子里,答应香客有缺即补,不几分钟,篓子里的蜡烛宣告客满,便由后门运出去,仍旧陈列在店铺里,让第二批香客买去再送到香伙手里。这样川流不息的往来,据说庙祝在这几个钟头内,一年奢侈用度,就能稳牢牢的照牌头,莫怪有人眼红,要起来攘夺产权。

这是近年来的事,在上海没有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以前,上海的拔蜡烛头专业当然不会如此发达,从前的拔蜡烛头,乃是偷偷摸摸的事,香客点了香烛,须在庙中盘桓一番,香伙要等客人走后再拔,小些的蜡烛也就其余无几了。

还有一种是贪小利朋友,瞒着香伙的耳目,在神前偷拔了蜡烛头藏在灯笼里,带回去堪点两个黄昏,免得掏腰包去买油。拔蜡烛头贵在手脚敏捷,一霎那工夫拔了就走,如果手脚迟钝些,被香伙看见,难免要遭一顿辱骂。故上海话以“拔蜡烛头”代表短时期的行动。

例如:朋友相约同行,内有一人欲干私事,便称“我去拔一个蜡烛头”,表示去去就来。上海人称“速去速来”谓之“拔脱一趟”,这就是“拔脱一个蜡烛头”的简语。

庙中香伙有一个习惯,蜡烛不肯点尽才取,此余不尽之意,那怕是寸许长的蜡烛,也要吹熄收藏起来,其实这是一种血头,目的无非取其废物利用,生财之道而已。短短的蜡烛头,积少成多,利益当然不小,若是仅仅一根蜡烛头,所值就很微了。吝啬的香客,取别人的现成蜡烛,烧他自己的香,也叫拔蜡烛头,故贪小便利,凑现成的行为,上海话也称为“拔蜡烛头”。

例如:朋友做寿,装饰得很华丽的礼堂,他忽然想起自己也要做寿,便请求朋友不要拆去,明天他也照样在原处来一场热闹,这就叫做“拔蜡烛头”。又如坐朋友的空汽车顺路回家,也是“拔蜡烛头”的一种。

顽笑场中,若与女人提出“拔蜡烛”的要求,那就等于要与女人揩油一样笑话,意思等于韩庄一炮,似乎不大冠冕了!

“火烛小心！寒冬腊月，风干日燥；前门关关，后门撑撑；冷天冷色，灶前灶后，火烛小心！”

在朔风凛冽的黄昏时候，大街小巷，常能听见这种懒洋洋的呼声，上海地方谓之“叫火烛”。

叫火烛者，老枪居多，一面敲着竹梆，一面有气无力的叫着，声音甚是凄凉，我们在幼年，最怕听他！

因为儿童怕听，都不敢开门去看他，大人便借此恐吓小孩，说这是捉小囡的来了，叫火烛的便有禁止小儿夜啼的力量。

叫火烛好在不比敲更，不是每夜来的，来时也不过叫一次就走远了。敲更则每夜有规定时间，二更，三更，四更，至少要敲三次。（上海地方，不敲初更，不敲五更，据说是历史关系）。

更夫归地保管辖，也算吃公门饭的人役，叫火烛夫却非官差，乃是叫化子的兼职，不过取得此职，也非常容易，须有相当叫化资格，而且各占地段，不犯疆界，断非阿毛阿狗所能随便乱叫的。

叫火烛的工具，是一截竹筒，与卖汤水圆的竹梆相仿，不过十分粗糙，因为没有隔年货，不比卖汤水圆的竹担用得像古董一般光滑。还有一盏狭长而不抹油的小灯笼，灯笼上有四个黑字，是“火烛小心”，火字照例是倒置的。

因为黑夜里叫火烛，谁也不去看那教化子的面孔，明天就拿了灯笼竹筒为凭，到叫过的地段中去挨家索钱。他是昨夜尽过警告居民的责任，居民应尽纳费的义务，所以他的要钱比普通教化子扎硬，居民是无理由拒绝不付的。照三十年前的市



面,打发普通教化子只有一个“广片钱”,若给他们一文大白铜钱,照例要从教化子手里找回一文广片或沙壳子,打发叫火烛者,须给二文大白钱,身价比教化子增高四倍。

近年来,敲更已经消灭,而叫火烛的声音在租界弄堂里偶尔倒能听得一两次,不过他们已没有“准纲准词”,声音也不像旧时的凄厉,不是叫火烛的艺术失传,便是我们的环境变迁,所以听见了并不觉得害怕了。

叫火烛的花子,岂是真心来警告人家的火烛小心,他们的目的无非在明天挨家收集的几个钱份上,也许他们的心里盼望天天有人家失火,他们才能暗的趁火打劫,明的掬几根火烧木头去卖钱。所以在上海俗语称人“肚皮里火烛小心”,就是形容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还有讥讽人毫无学识,上海人也称此人“肚里火烛小心”。这是将人比做乞丐,别的字都不识,只认识火烛小心四字,因为乞丐靠此四字须吃一个冬季,不能不识。

又有人说,上海音之火字,读作唇嘴音,风字反读作喉音,故火字音甫,风字音烘。火字又与货字的发音相同,说人火烛小心,就是讥笑他的肚中无货,因为火烛小心的火字总是倒写的,即使倒空他满肚子的货色,只见几点蜡烛油和一颗小小的心脏,此外就毫无所有了。

除却这样极端挖苦的意义以外,火烛小心还含一种郑重提防的意思。譬如有人对你说:

“你与张阿三轧淘,须要火烛小心”!

这就是警告你,张阿三不是好人,你与他作伴,须像防火烛一样小心提防着他。

南方人说“火烛”,就是失火,北方谓之“走水”。洋油没有输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家用灯火只有油盏与蜡烛两种,油盏比较安全,但光度不足,蜡烛较亮,但易肇焚如,古代不会有走电等危险,失慎总是由灶火与蜡烛而起,所以火烛两字并在一起,就非代表火灾。至于火字之倒写,与寻人之人字一样,使见者特别注意,也含有几分广告作用在内。

玻璃杯

玻璃，日本人谓之硝子，见于中国古书者，或作颇黎，颇梨，玻璃等名，可见此为古代洋货之译名，玻璃二字不知是那国的言语，现在已不可考了。

玻璃，古人亦称琉璃，始见于汉书西域传，但写作流离，可见也是译名。颜师古注云：“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虚脆不贞”。盖颜氏以此为人工所制，此外尚有天然琉璃，故云。

玻璃之名，始见于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中。如以古书为证，则中国先有琉璃，后有玻璃，是否一物先后异名，或为二物，现已无法辨别。玻璃现在到处皆是，琉璃制物则只有佛龕前悬挂的长明油灯，尚叫作琉璃灯，那是明角所制的东西了。

明徐炬事物原始云：“琉璃，高丽出者，性坚，刀刮不动，其色白，厚半寸，点灯甚明，胜于角煎琉璃远矣”。徐氏所述的高丽货，或许就是玻璃，所谓角煎琉璃，就是明角。可见到了明朝，我们中国人还是不能将琉璃，玻璃，明角三件东西辨别清楚。

至以玻璃为器用品，则自魏晋以来，即有盘碗屏窗之类发现，诸书多谓其质脆而莹澈，亦有染彩色者。拾遗记云：“孙亮作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月下清夜舒之，外望如无隔”。如以明角为屏风，仅能透光，不能“外望无隔”，照此看来，琉璃与玻璃又是一件东西了。

现代科学进步，玻璃的制造亦随之进步，各种家用器物，无不应有尽有，做得都是十分精巧，中国的磁器市场，几乎被他侵夺了一大半。别的不说，单论茶杯。

中国茶杯，向来都是用磁器的，最恭敬的款待上宾，用盖碗进原泡茶，普通待



客,都是很小的茶杯。这是吾国的风俗,不论生张熟魏上门,坐定都有一杯清茶敬客。喝茶又是吾们的习惯,开门七件事,茶也在必要之列,故茶杯实为贫富人家的必备品。

玻璃杯,既可以盛清茶,又能冲原泡茶,容量比磁杯大,内外透明,比较清洁。从前只有西餐馆中用以盛皮酒汽水等饮料,现在却很普遍的用来代替茶杯,无论居户人家及公共场所,饮茶的用具,几乎全是玻璃杯了。因为这种杯子定价低廉,打碎一只,所值无几,如代以同样大小的磁杯,定价要贵几倍,还不及玻璃杯漂亮,所以大家乐用;不知这种廉价玻璃杯,尽是东洋货,大家就不及注意了!

游戏场中泡茶,最初都是用盖碗茶的,张园的五彩盖碗,最是有名;自从俞达夫开设文明雅集茶室(在二马路洗清池原址),改用茶壶后,各处争相仿效,盖碗逐渐淘汰,渐至绝迹;现在的茶壶又见得落伍了,上等地方改用玻璃杯泡茶的渐多,定价却比茶壶更贵了!

以玻璃杯盛茶敬客,最初发明的是大观楼西菜馆,吃客进门时,先进一杯红茶,茶中飘一片柠檬,微和以糖,这是西崽们奉送熟客的,原有的盖碗茶并未废止,但客人吃了这玻璃杯茶,盖碗茶只是摆样子而已,后来索性废除盖碗,一律以玻璃杯敬客,就是生客上门也一律看待了。

后来,这讨好客人的方法被戏馆案目学去,见老主顾阔客上门,于原有茶壶之外,再冲一碗有茶叶的玻璃杯茶上去,这杯茶里当然没有柠檬白糖,便用两朵黛黛花代替。戏馆里的茶叶杯子既污秽,水又不开,茶叶又恶劣,看客得到这样一杯漂亮的好茶自必十分欢迎,犒赏也就特别丰富。

近年来,游戏场中也仿用此法,用玻璃杯卖茶,只是此中游客,经济家居多,茶杯过份漂亮,反足以启疑虑,相率不敢问津,初推行时,只有几个老游客敢吃,生意并不见佳。

神仙世界崛起,首先雇用女堂倌,于送手巾招待游客以外,并令推销卖茶。圣人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古今来好色的人实在太多!女茶房发明以后,许多醉翁之意不在茶的朋友趋之若鹜,生涯因之大盛。因为只有神仙世界独家有女堂倌,故当时皆称女茶房为“神女”。神仙世界关门,神女之名亦随之消灭。

近来不对了,游戏场差不多都雇用女茶房了,物稀为贵,女茶房见得多了,反而有些觉得讨厌!游客的屁股没有放稳,便有七八个小姑娘来包围着,应酬了这一个,那两个就会给嘴脸你看,直吓得游客不敢坐定。明明写着香茗每杯一角的地方,你给她两角,她还要争论,若不能如愿,屈死,赤老,都会骂出来。至少照定价给她们四倍的钱,她们才能勉强窝心。

据深知内幕者言,实在不能怪女茶房勒逼游客泡茶,只因她们的服务几乎是尽

义务的,全靠卖出茶来,钱有几文可分。那茶堂老板又是费很大的资本向游戏场包下下来的,如果茶泡得少了,老板就要蚀本,只得限制女茶房每人每天至少要泡几碗茶,如不足数,就要被老板斥退,所以她们只得拼命拉客了。

商店用出品做招牌的很多,如钟表店门口挂一个八角大钟面,剪刀店门口,陈列一柄大剪刀等皆是,女茶房的唯一生命线,就是她们手里拿来拿去的几只玻璃杯,所以上海地方为她们取的别号就叫做“玻璃杯”。

玻璃杯,精莹明澈,陈诸几案,并非下品,以此名女茶房,乃以服务工具为商标之意,并不含有侮辱成份,我以为比“神女”别号还好听些,然而一般女茶房却不愿接受此尊称,若当面呼伊等为玻璃杯,只少也要还敬你几个白眼。据说她们非但不愿人称之为玻璃杯,更不愿人称她们为女茶房或女堂倌,以为这种职业太低微,她们自称是做“女招待”的。其实女子的心思太偏狭,男子做茶房既不坍台,女子同样是人,做茶房也是自食其力,何耻之有?

或云,玻璃杯于商标之外,还有别的用意,因玻璃杯有冷水杯与热水杯之分,而外貌并无特别标识,若遇冷水杯,你把热水倒进去,就会立刻爆裂;反之,若以冰凉的东西倾入热水杯,也会立刻起裂痕。故对付玻璃杯的最安全方法,就是以温吞水的态度出之,切忌太热或太冷。

有几只玻璃杯,每用绑票手段,缠扰游客,颇不理于人口,其实这不是玻璃杯本身之罪,应责管理者之不得其法。此事与游戏场营业有关,许多游客常因玻璃杯之要索无厌而裹足,非限制玻璃杯之活动,难望营业发达。

又有人说,玻璃杯之英文译名为“罨牢死”Glass,言其最多只能叫他们坐在身傍看看,若使有人贪心不足,进一步要求与她们“罨牢”,那就要你的死命。此说颇寓警戒之意,不妨存之。